



段存章 著

我在大寨 十三年

——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

我在大寨 十三年

——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

段存章 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在大寨十三年：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/段存章
著. —北京：农村读物出版社，2003. 7

ISBN 7-5048-4239-7

I. 我... II. 段... III. ①农民-生平事迹-昔阳县-现代
②村史-史料-昔阳县 IV. ①K828.1②K292.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5073 号

出 版 人	傅玉祥
责任编辑	马春辉
出 版	农村读物出版社 (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)
发 行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印 刷	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	11.5
插 页	1
字 数	286 千
版 次	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4 000 册
定 价	19.80 元

(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、装订错误，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)

梦回大寨

大寨是我的第二故乡。

从1967年12月到1980年11月，我在大寨工作、生活十三年之久。

1994年春天我重返大寨采访，凤莲见我时不说“去大寨”、“来大寨”，她说：“老段回来了。”

我常常在梦中回到大寨。

2000年8月8日，我梦见大寨参观人排着长长的队中，有《人民日报》农村部主任李克林，郭凤莲发现这位老人后马上走过去，拉到自己身边，很是热情。同时，还有报社几位同志，我正在写不下的时候，报社来人救急。醒后又入睡，梦到陈永贵，细节记不清了。

2000年8月28日，梦见一位同志带我到大寨搞调查后，立即去参加毛主席主持的汇报会。到会场，毛主席主持中央领导生活会。好多面熟的领导人发言，有一人说要杀掉几个有错误的人，毛不允许。后来，毛睡着样子听汇报，后躺下喊我：“小胖子！来帮我翻翻身。”再后来，我走在一座山坡上，遇雨，路难

行。一会儿，太阳出，路面干。下坡后，进一深沟，发现洪灾后，地形变化大。走进沟底，大寨地墙、窑洞没有冲垮，陈永贵与大寨干部开会谈救灾，似1963年大灾情景。

2001年5月7日，梦见人数众多的广西赴大寨参观团，陈永贵带着在虎头山介绍经验，讲他石刻题字展览室，字记不清。同时，陈把我介绍给参观团，说：“小段对大寨熟，让他给你们说说。”

2001年6月20日，梦见陈永贵说要把与大寨村连村的金石坡山头绿化。接着，陈在工地上做起一个泥花灯，他说：“打了多少坝，修了多少地，流了多少汗，记下来，留下来。”我正赶写一篇大寨文章，心急，又写不下了。

2001年7月1日，党的80周年生日，梦见凤莲与记者们座谈，谈大寨支部揭矛盾，讲与陈永贵的斗争故事，很具体。当时，我讲，大寨支部可以写报道，或发内参。

2002年1月30日夜，梦见刘少奇说：“学大寨，划出沿海地区可不学。”刘用手在全国地图上划出一块。陈永贵问我：“同意不同意？”我说：“赞成。”陈点点头。

2002年4月8日，梦见陈永贵在审查大寨党支部报道，提出修改意见，我思考了一个题目：“用过硬行动塑造自己形象（工程）”。

2002年4月23日，白天读到《北京青年报》连载《陈永贵——毛泽东的农民》，当夜梦见毛主席在大寨参加劳动，我送上一杯浓茶，老人家一口喝完，躺在我身上睡着了，秘书说：“平时他难入睡，没见过今日睡得这么快。”醒后，我与主席边走边说，我问：“是亲戚亲，还是人民亲？”毛主席回答：“我与陈永贵比亲戚还亲！”

梦回大寨，已记不清多少次了。因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在那里任常驻记者，酸甜苦辣深深刻在脑子里。一入梦，不是陈永贵，就是郭风莲，劳动，谈话，采访，写稿，送审，既谨

慎，又紧张。有时胡梦乱梦。一次梦见大寨抓案子，我被审查，找不到证据，就用火棍烫，我拿出记者证后，不了了之。又一次梦见大寨工地，青年农民贾武环喷香水，满头香。接着，天空下起香水，工地上一片欢腾。我觉得是好新闻，就现场写稿，梦醒后好笑！

更多的是梦见我在大寨采访，一年多没有回人民日报社了，发回的好多稿也没有用出来。因为户口不在北京，担心回人民日报社还要不要？后来，回到我工作过的山西电台，不安心，想去山西日报社，又怕没关系，难进去。正在喊天不应、叫地不灵之时，梦醒了，我全家在北京好好的，一场虚惊！为何老梦此梦呢？这反映了我人生的一个关键时期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我从大寨回到了人民日报社，全家搬迁北京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梦醒后难入睡，想来想去，我评价我在大寨是三句话：一、不是一贯正确的人；二、政治思想觉悟不太高的人；三、是一位紧跟党中央的党报记者。

我为什么在大寨住那么多年？因为我爱大寨，更爱大寨人。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红旗，是周总理表扬的样板，我对大寨经验坚信不疑，毫不动摇。只是后来，陈永贵地位升高，他在昔阳用人上有些不当，我早有看法，但对大寨路线认识“觉醒较晚”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我对大寨的认识有一个渐进过程。随着拨乱反正，加上我到全国各地采访，看到学大寨运动出现的负面效应，逐步反思大寨和学大寨，认识到“文革”中学大寨推行“左”的错误是严重的，尽管大寨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精神可贵，至今仍值得提倡，但大寨之路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惟一之路，大寨人昔日由穷变富也不是今天中国九亿农民奔小康的惟一样板。大寨是中国大地上的一枝花，花开花落，落花花开，顺其自然！

我写这本书的愿望由来已久，但迟迟没有动笔，是想让时间拉开一些距离，经历史老人沉淀沉淀，然后把我在大寨的所

段存章

□我在大寨十三年

见、所闻、所想、所思、所悟真实地写出来。至于正确与否，由于每个人的地位、经历、水平、角度不同，同一件事看法各异，我只能“我写我心”，对赞同的点点头，批评的也不在乎，甚至反对的也不去争论了！我以平常之心，写平常人，说平常事，为的是圆一圆自己的梦，还一还我欠大寨的这笔心债！

目 录

梦回大寨（序言）

● 第 1 辑 大寨领头人

墓碑前思念老陈	3
郭风莲重扛大旗	37
贾进才与宋立英的无字丰碑	53
梁便良是条硬汉子	61
贾承让是“领垧牛”	68
贾来恒老来乐	75

● 第 2 辑 大寨百姓谱

难忘三烈士	81
顶过老陈的两个年轻人	87
老贫农牛国栋的悟语	91
见过大世面的乐人树	95
森林公园听鸟鸣	99
历史上留下的迎灯	103
扫厕所的老地主	107
“成分帽”下两兄弟	111

段存章

□我在大寨十三年

虎头山的小白花	114
靠门票创收是个进步	117
不如喊句市场万岁	121
农家娃走进大学门	124

● 第 3 辑 大寨创业史

“农业学大寨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	129
为国分忧的“三不要”、“三不少”	135
周总理留在大寨的脚印	141
真学假学的由来	147
“老少组”与“好汉组”的真相	150
为“庄稼搅买卖”正名	154
戴手表、穿皮鞋会变“修”吗?	158
度量衡也成先进典型	161
不误生产的各种会	164
冷落了的豪言壮语	169
阵痛付出的代价	171
连换四任支书难扛起大旗	174
懂得名声是资源	177
人定胜天与人要顺天	181

● 第 4 辑 大寨风雨路

“斗”字成了“筐”	205
政治标签害典型	209
一个芒果与一幅清明上河图	214
江青在大寨“发疯”	217
原来是林彪摔死了	222
鸡蛋里岂能挑出骨头	225

纪登奎与“五种人”	228
特殊的 1976 年	231
不能说“不”字	239
鼓破乱人捶	242
“反大寨”这顶帽子	245
“西水东调”如果不挨批	248
“大公无私”与“先公后私”的争论 ..	251
一句口号的醒悟	255
泼脏水不要连孩子一起倒掉	259
差点普及大寨国	262

● 第 5 辑 大寨山花香

大首长也当小学生	269
名人留下的足迹	274
老外喜闻大寨香	287
外国记者眼里的大寨	290
蹲点采访的日子里	296
说说张怀英	315
银昌手中无银	324
赵怀瑞聊大寨	328
平定人没忘李锁寿	331
李永胜的平常心	335
北京人心中的“永贵大叔”	339
朋友是永久的	342
好语录不如好制度	346
惟有松溪河的流向没有变	349

● 画句号时候的话（代后记）



第1辑 大寨领头人



墓碑前思念老陈

2002年3月26日，一早打开《北京青年报》“历史上的今天”专版，刊登“永贵大叔”一张照片。他头上扎着白毛巾，满脸皱纹，咧嘴笑着，表情动人。还附有一段文字：

1986年3月26日，全国劳模、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北京去世。

1975年1月，他曾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，分管全国的农业。他自幼家境贫穷，没能上学读书，是个半文盲。对他来说，握笔批文件远不如握锄头轻松。

因为不习惯与世隔绝的高干生活，他就给毛主席写信，提出搬出钓鱼台，实行三三制，即在北京、去大寨和跑全国各地花三分之一的时间。毛主席马上批准并赞扬了他。

为了不脱离劳动人民，他在任期间没迁户口，不拿工资，仍然保持农民身份，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力一年的平均工分。除了特别正式的场合，他身上仍然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，头扎一条白毛巾，脚穿妻子做的老农民布鞋。

1980年9月，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，到北京东郊农场当

顾问。年轻人、小孩子见了他都叫他“永贵大叔”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，陈永贵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六个年头。

刻在台阶上的人生

虎头山腰有座面朝东的“大寨展览馆”，门前不远处矗立着陈永贵的雕像，背后是攀登陈永贵之墓的层层台阶。

第一组，八个台阶，象征陈永贵在中央工作八年。1973年9月，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、政治局委员。1975年1月，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。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，陈永贵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，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。1978年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，同年12月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。1980年9月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出决议，接受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。

第二组，三十八个台阶，象征陈永贵党龄三十八年。1948年冬，经大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介绍，陈永贵加入了盼望已久的中国共产党，随即当了生产委员、党支部副书记。1952年冬，由贾进才推荐，陈永贵担任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。

第三组，七十二个台阶，象征陈永贵终年七十二岁。1915年生，1986年去世。

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几分钟爬过了象征陈永贵一生的台阶，登上苍松翠柏簇拥的墓地。我站在墓碑前恭恭敬敬献上一盒香烟，又深深地鞠了三躬，然后仰视虎头山，眼前仿佛出现一幅画面：陈永贵赤条条从土中来（生在土窑洞），又赤条条回到土里去，他安然地端坐在一把太师椅子上，静静地观望虎头山的一草一木，虎身变成了层层梯田，虎尾变成了排排新窑洞，虎毛变成了

片片绿树，虎腿变成了生他的小南山，伸在离大寨不远的地方。

俗话说：“有命生在初一、十五。”可陈永贵却应了老辈人的另一句话：“大年初一哭一声，要啥没啥。”陈永贵“呱呱”落地时正逢农历初一，山西省昔阳县小南山村的一眼破窑洞里添了个男娃。父母图吉利给孩子取小名叫金小，大名叫荣贵，后来又改叫永贵，企盼荣华富贵，但陈家却始终一贫如洗。

陈永贵的父亲叫陈科妮，名字里的“妮”在昔阳称呼女孩子，他的官名叫陈志如，老家在距大寨约十五公里的小石山村。陈家穷得揭不开锅，兄弟五人提着讨饭棍出外求生，陈志如拉扯着身怀有孕的老婆和一个女儿来到小南山扛长工、打短工，度日如年。

金小五岁那年，遇上赤地千里的大旱，地里的庄稼绝收了。他父亲愁得活不下去，就把金小的姐姐卖到昔阳西寨当童养媳。过了几个月，实在是没办法生活了，父亲又把金小的母亲和弟弟卖到了山西和顺县。这一年金小才六岁，模模糊糊的记忆里，他和弟弟依偎在娘的怀里，小手拉着弟弟，一片哭声，撕心裂肺！

金小七岁那年，也就是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年，昔阳又遇大旱。小南山无法活了，陈志如拉着金小到了大寨。他给地主扛长工卖苦力，金小给地主放牛挣碗饭吃。

陈永贵的父亲到大寨受了不少苦，还是活不下去。在一个无星无月刺骨寒风的深夜，他谁也没对谁说，狠狠心扔下金小，孤身一人跑回老家石山村，跪在祖坟前磕了几个头，抹了一把满脸的“血泪”，然后把一条挑担的绳子挂在老松树上结束了自己苦难的生命。正是：人生如苦海，跳进苦海易，跳出苦海难，大苦不断，小苦连连，何时何日何月何年能摆脱？！

父亲的苦留给儿子来忍受。陈志如死后，大寨的两位老太太祥老人和孟老人收养了这位外乡人留下的“独苗”。两位老人去世后，孟老人的儿媳妇稳周老人“接上班”，又继续照顾陈永贵，陈永贵把稳周老人认作干娘。

陈永贵在世时逢年过节与子女们念叨干娘。他的大儿子陈明珠在一篇忆父亲的文章里写道：

父亲生前曾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起稳周老人对他童年时的爱抚和照顾：老人有一个儿子，但她从来不分远近，甚至对他这个外姓孤儿还格外照顾些。每当看到父亲汗流满面干活回来，总要十分亲昵地打个招呼，叫他放下锄头，洗洗脸，再烧几张糠面饼子给他吃。父亲八岁时就给财主放羊，可人家连条遮羞的裤子也不给。稳周老人把自己八成新的裤子截短叫他穿。据父亲回忆：他十二岁那年，在爷爷五周年祭日，稳周老人把他七岁时裹过的那条白孝布重新缠在他腰上，装了一块糠面窝头和一封五色纸，让他回老家给我爷爷烧纸。上坟回来后，父亲越发想念失散的亲人。稳周老人又给他准备了干粮，让他去寻找奶奶和姑姑。人是找到了，但他们各自的生活尚难以维持，谁能收留他呢？无奈，他只好再回到大寨。在这里，老人就是苦菜稀饭也要让他填饱肚子。他们和睦相处，互相照顾，在外人看来，完全不像是异姓组合的家庭。但不幸的事又发生了。稳周老人的儿子刚娶媳妇不久，就不幸丧命，留下了年轻的大个子寡妇为丈夫守节。贾家的这个家庭就更为特殊了，三人三姓，他们仍然和睦相处，日子过得倒也安稳。这时引起了同族人的不满，只怕我父亲日后占了贾家的一份产业。但我父亲从来也没有这个非分之想。后来，稳周老人去世时，他披麻戴孝，料理后事，大个子寡妇过世时，他以兄弟的身份为她送葬，并把遗产全部归还了贾家。

特殊的环境，特殊的家庭，特殊的经历，陈永贵墓前的一百一十八个台阶上刻着他特殊的人生。

爱地如命 视土如金

不用请算卦先生，我就能断定陈永贵是土命，要不他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那么全身心投入，“爱地如命，视土如金”。

陈永贵幼年懂事后，就知道家穷因为“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”。长大了，扛长工，打短工，还是因为别人有土地，自己无土地。土改穷人翻了身，说千道万，就是翻了个儿——自己成了土地的主人。春天，陈永贵赶着耕牛第一次在自己的田里播种，儿子明珠在地边玩。忽然，明珠举起小手喊：“爹，爹，我拣了一个皮钱，看，还有个老汉！”父亲听说儿子拣了钱，马上停住了牛，边往孩子跟前跑边说：“给我看看！”儿子舍不得，连声说：“我不，我不！”父亲又说：“给我看看，我给你买好吃的。”陈永贵从儿子手里接过那块钱币一看，原来是一块银元。那块地原是地主的，那钱是地主遗留下的。永贵在旧社会过了三十年，做过打烧饼等小买卖，挣得钱也都是几个铜板，从来没见过银元。他左看右看，在身上擦了又擦，闪出了光。夜里，明珠躺在炕上未睡，看见爹拿着银元给他娘看，估摸着这块钱价值多少。后来，他家用这块钱买了两小卷布，给大人孩子每人做了一件新衣裳。

三十而立的陈永贵有了地，有了三口人的和睦小家庭，加上他有“个半驴”的力气，憋足劲伺候好土地，让自家的庄稼高人一头。还是在他二十来岁时，就样样农活会干，什么重活也能挑得起。有一天，在地里干活，小伙子们比谁的力气大，就在永贵和一头壮年驴身上分别放上七十五公斤东西，他走，驴也走，接着各加五十公斤。这时，永贵挺立着，毛驴却卧倒了，从此他有了一个绰号：“个半驴”，或者叫“气死驴”。

陈永贵常说：“会种地的，地越种越多，不会种地的，地越种越少。”他旧社会种地为“有口饭吃”，干得不顺心时，就想着法子“糊弄”东家。比方夏季锄玉米最累，口渴肚饿，本想回去东家给碗饱饭吃，想不到锅台上摆着“清汤稀饭，糠窝窝”，他气得咽不下，下午到地里锄玉米就玩个“猫盖屎”，把虚土遮在杂草上，表面看锄过了，实际上一二天，杂草就又冒出来了。有一年秋种麦子，按当时习惯，东家应该给长工吃顿白面烙饼。可这家是个“小气鬼”，没舍得几斤白面，只给吃了顿小米饭，陈